



父亲的暖壶

□张翟西滨

的不了情!

那年冬季,寒风凛冽,风吹在脸上像刀片划过似的手,冻裂了,回家躲避乡野寒冬的次次骤增。一天,父亲对我说:“这次回队,你把这个暖壶带走!”我深知那个暖壶是父亲的心爱之物,早年父亲参加抗美援朝期间,因抢修铁路被美军飞机炸伤左腿,留有后遗症。因此每到隆冬,父亲天天要将暖壶灌满开水,塞进被窝热敷寒腿,夜夜难离身。想到此,我执意不肯,父亲依然用命令式的口吻说:“带上!”丝毫不容我多说,语调里透出一股军人的刚烈气息,执拗不过,只好服从。

忘不了那个撕心裂肺的日子。1980年12月3日,父亲突发脑溢血病故,年仅53岁。叶落归根,我将父亲的骨灰护送回他朝思暮想的家乡。

到了老家,听乡亲们讲父亲的故事……

在那兵荒马乱的解放战争年代,父亲16岁时,在山坡上给地主放羊时和我大伯没打招呼就随

大部队参了军。理由很简单:“当兵能吃饱饭。”幸好父亲跟的是八路军,先后参加了解放太原、石家庄等重大战役并获得多枚勋章,那是父亲用鲜血换来的荣耀。之后又辗转大西北作战,在赴朝作战期间,因伤回国在陕疗养痊愈后,一待就是30余年。

转瞬,父亲离开我们快40年了,尽管岁月的长河渐行渐远,但父亲的音容笑貌仍在脑海萦回。从插队进工厂,再由工厂到事业单位,数度搬家,皆会淘汰、丢弃一些老旧家什和物件,唯有父亲的暖壶,一直珍藏至今。我曾嗚呼写下这样的诗句:还是那同样的路/后半生我走得孤独/还是那熟悉的小屋/多年不见了老父/只剩下父亲的暖壶/父亲把日子放在里头煮着/煎熬、沸腾/是我生命的甘露/岁月早已串成泪珠/父爱失而不可再复/就是这个暖壶/驱散了我人生旅途寒苦/父亲的暖壶/永存父亲的温度/几行千里路/燃烧着父亲的叮嘱/荣华富贵身外之物/好好做人平安幸福!

我的精神家园

□惠震

基础的学员,通过声乐老师马小云的耐心指导,我也能站到讲台上展示自己的歌喉。马老师很专业,有着得天独厚的教学才能和丰富的教学经验,讲授乐理知识和视唱练耳通俗易懂。她讲课风趣幽默,用提问、比喻和动作教大家发声的方法和技巧,大大提高了大家的学习积极性。她教学严谨认真,对待学员和蔼可亲,通常是针对老年人接受能力差、反应慢的实际困难,把声乐知识掰碎了细细讲解,让大家渐渐领悟。即便是课间休息,大家都要围着她问东问西,总想跟她多学点东西。

再说校长米松苓老师,淳朴善良的脸上总透着热情和亲切。听说她原来是副教授级医生,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不计个人得失,担负起这里的管理工作,多次回绝了一些医疗机构的高薪聘请,为自己钟爱的老年教育事业贡献力量。她一心扑在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上,尽职尽责、勤勤恳恳、默默奉献,把爱和情感还有汗水献给了老年大学,献给了所有学员。老年大学的牌子挂在门上,任务装在她心上,责任扛在她肩上。

学员之间也是相互帮助,无论原来是什么职务,在这里都不分高低,只有友爱,只有欢声。唱歌给人带来快乐和丰富的人生色彩,使人心旷神怡,消除了孤独寂寞,有助于健全中老年人的心理。在这里我收获了知识和健康,找到了生活的乐趣,赶走了疾病,忘掉了烦恼。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。

进入省监狱管理局老年大学参加活动已经好些年了,这里是我的精神家园,是我老年生活的重要阵地,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

说起来我进入这所老年大学,还真有些意外。我是省总工会的退休干部,却加入了司法系统的老年大学,按时尚的说法,这有些“跨界”。我在岗时工作过于专注,退休后一时难以适应,仿佛失去了人生方向和目标,一天没着没落的,没多久身体出了问题,情绪也处于低谷,日子简直是度日如年。就在这艰难时刻,经朋友介绍,我加入了这个温暖的集体——省监狱管理局老年大学。从此,我的生活出现了转折,有了新的色彩和活力,找到了晚年生活的精神家园。

入学后才知道,这所大学设立的初衷,是为全省司法系统的离退休人员提供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乐的活动场所。但该校领导积极响应“全社会都要关心老年人”的号召,在满足本系统离退休人员学习活动的同时,还面向社会扩招学员。正是这一举措,让我有幸成为这里的一名学员。

省监狱管理局老年大学设立在局老年活动中心。当我第一次走入学校宽敞的走廊,映入眼帘的是学校多年来的教学成果展示栏,一张张图片和文字介绍了规范的教学和管理,让人产生了信任感。看到整洁明亮的阅览室、健身房、多功能教室、声乐教室等活动场所,心情一下子敞亮起来。这里除了有声乐班,还有舞蹈班、模特班等多个教学项目。丰富多彩的活动项目使我对自己的精神生活充满理想,心情越来越好,那种度日如年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。美好的活动环境和丰富的教学科目给我带来信心,这里的领导、教师 and 同学们让我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。

在众多科目中我选择了声乐班。我是一个零

荷韵

□刘英

辆。熙熙攘攘的人流伴着蝉鸣热闹而喧哗,荷塘的四周环绕着四面赶来的喜荷爱荷的人们,摄影爱好者更是用镜头专注聚焦在这里。

七月正是荷花开得最繁盛的时节。随着人流慢慢靠近,就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的芳香,夹杂着荷塘清凉的气息。人群聚集处,放眼望去就是那满目的翠绿盈满地塘的壮观景象。盛开的荷花如繁星点点,灿烂了整个荷园。一朵朵盛开的荷花抽出碧绿的叶面自成风景,恣意纵情地绽放,荷花开得千姿百态,含苞待放的是万般风情婀娜多姿,白色的荷花是

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宛如少女含情傲立。碧莹的莲蓬盈满喜悦地在静默中孕育着生命,叶随风动,荷叶莲蓬一起迎风弄姿,波光倒影,尽显风韵。阵阵荷香沁人心脾,真是壮观。

曾在温州看到过王莲。荷叶如盘子般无限地向四周生长,硕大无比,顽童还能踩着当桥,甚是奇特。不曾想在中国荷园又被品种各异的荷花给惊到了。荷花品种之多,花色之繁,品相之异,足令人惊叹。

红色的叫“红宝石”,花瓣多且抱成团形;花瓣散开且花大如莲蓬的叫山城登海,都是观赏荷;白色的叫青毛节,花瓣少,是特产莲藕的菜荷;花瓣多,又层层叠叠洁白似雪的叫友谊牡

丹莲,是观赏荷;荷叶小,花朵也小,而且是浮在水面上开的叫睡莲,清新脱俗;开得最多的品种是紫霞印雪,这种荷花浑体白色仅花瓣尖是粉粉的。品种太多,我也仅是看了大概,看到兴致勃勃的人们,用手机竞相拍出水面上的荷花留下宠爱的瞬间,徜徉其间享受着阳光下这份美好,愉快的氛围感染着我。

喧闹的是人群,喜悦的是张张笑脸,荷依然不惊不扰,静默地守着这方净土。田园清波,摇曳婀娜;参差错落,光影交叠。想想远来此观赏荷花的人们,无不是和我一样喜爱这美丽的一池夏荷的风韵。喜欢荷的晶莹剔透,清纯无瑕;喜欢荷的静默、荷的精神、荷的品格。无论尘世的喧哗如何,依然惊扰不到荷孤高傲骨的品格。冷蕊含香安之若素的静默于水中,清香自逸不染纤尘,纵然风烟过往,也以玉洁冰清出淤泥而不染的姿态,迎接日暮苍穹的斗转星移。

挂画人

□马腾驰

开着电动三轮车,拉着要安装上墙的书画框,车厢里的工具箱,装着电钻与铁锤等挂画的工具。咸阳城里,挂画人苏文帅每天穿大街、过小巷,给这家挂完字画,再去给那家挂。

挂画,这是装裱业的行内话,就是把书画装裱入框后,让安装师傅去给客户悬挂上墙。

“上次来装画的那位师傅,人麻利得很,活干得漂亮。明天上午,还让他来给我装画吧。”驰风轩的老客户给我打电话,想让文帅去给他挂画。“我的那幅牡丹画,还让那位苏师傅来装。他人好,活干得好,出手还快!”电话里,客户在点文帅的名。

框,怎么样抬上来,再怎么样抬下去。

“没有啥,干的就是这工作,谁也不愿意碰上这事!碰上了,就掏钱给人家换玻璃,再拉过去,重新上墙呗!”文帅说起这事来,反倒是很轻松的样子。

“你别说,看着自己抬上楼来的书画框,顺利挂到墙上,把那好看的字画瞥上一眼,心里那叫个自在、高兴呀!”文帅乐呵呵地给我学学把字画挂上墙后,他的那个快活。

文帅是甘肃庆城人,毕业于庆阳卫校,毕业后开过两年诊所,后在中石油建筑公司从事安装工程,南下广东,东进山东,北上内蒙,西去新疆,走过全国许多的地方。2010年初到咸阳,干起了挂画的活儿。走过的地方多,经历过的世事多,看起问题来就全面、客观,能尖锐地看到事物的本质。

清水寺的和服秀

□商子雍

■展痕处处■

清水寺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日本佛教名刹,位于历史文化名城京都,而和服,则被举世公认为大和民族的传统服饰;至于日本人是不是称其为自己的“国服”,那就知道了。

京都是一个很有几分历史韵味和沧桑感的城市,表面看起来现代化的程度,似乎比我们西安还要逊色不少。漫步京都街头,举目望去,相对狭窄的街道、明显陈旧的房舍,还有衣着朴素的京都人,常常会让我产生这样的错觉:自己是从一个楼高、路宽、钱多的发达国家,来到了另一个落后许多的发展中国家。

这次小住日本,先后下榻在京都和大阪。相比之下,在商业化、现代化色彩更为突出的大阪,身着和服漫步街头的人,几乎少到可以忽略不计;而京都则不然,街头巷尾,常常会和穿着漂亮和服的年轻女性不期而遇。不过,只要她们张嘴说话,你就会发现,这些日本范儿十足的女子,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。因为,从19世纪中叶开始,日本走上全盘西化的“脱亚入欧”之路以后,作为大

和民族传统服饰的和服,就逐渐成为了一种礼仪服装,仅仅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出现。绝大多数日本人现在的日常穿着,是更为简洁、方便,同时也不乏审美价值的西式服装,郑重一些的,是西装革履,随意一些的,是T恤西裤(女性则为衬衣裙子),对其中的西装,日本人好像是称之为“洋服”。

京都是一条街上,曾发现有店铺赫然以“洋服病院”冠名,趋近细察,才知道此处乃高档西装的修改之地。所以,在京都街头,倘若仅仅以是否身穿和服来判定一位女性的国籍,十有八九会出错。

对自己的传统民族服饰,日本人无疑是推崇的,所以,和服才会在重大的礼仪活动中隆重登场。但必须承认的是,面对快节奏的现代生活,宽袍大袖、穿戴麻烦的和服,毕竟会给工人做工、农民种田、学生读书带来诸多不便。更何况,我想就是古时的日本,也不会是所有人都不分时间、地点、场合身着行动不很方便的和服,四平八稳地走来走去吧。服饰是一种文化,但文化不应该、也不可能一成不变,日本人对“洋服”的广泛接受和对“和服”的恰当保留,反映出来的,是一种正常的文化发展形态。其

实,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其中之一,是满族入驻中原以后,用血腥手段对汉族传统服饰的摧残,导致我们没有什么不叫唐服、宋服、明服?是汉族的汉,那其他五十几个兄弟民族往哪儿放?退一步说,就算真能折腾出一种拥有五十六个民族文化内涵的中国服饰,且命名为华服,恐怕眼下在中国大陆,西装乃正装,T恤、牛仔等为常服这么一种服饰现状,也不会有大的改变。

至于那么多的中国人(其中以年轻女性为主),来到日本以后竟然对和服情有独钟,心甘情愿地掏钱体验,对这种行为,我们应该怎样去认知?愚以为,求新、求异、求变,是人的一种天性,是正常、正当的生活追求,而旅游,又正是人类通过短暂改变生活环境,去寻找新鲜生活体验、去追求异常生活刺激的一种文化消费。来到异国他乡,不就是为了看看没看过的风景,吃吃没吃过的美食,体验没体验过的美好吗?日本人拿准了外国游客的这种需求,以日本独有的和服为资源开设体验店,游客们则趋之若

鹜。前者聪明地赚取利润,后者高兴地花钱买乐,各得其所,两全其美,这样的商业行为,我看没有什么不正常、不正当之处。

前面我说过,京都是一个有几分历史韵味和沧桑感的城市,清水寺,以及寺院周围的街区,则是这座古城里最具符号意义的历史遗存。或坐地铁、或乘公交,到站下车以后,走向清水寺的路,是一条长长的名叫清水坂的坡道(在日文里,坂,就是坡道的意思),路两旁古色古香的低矮房舍中,不少店铺售卖有着鲜明日本特色的食品和旅游纪念品,让人目不暇接、爱不释手。行至快到清水寺大门时,向左拐进更具特色的二年坂和三年坂,沿古老的石板路上上下下,看传统的木建筑高高低低,又会让人陶醉在遥远而悠长的历史韵味之中。

吾老矣,那种求新、求异、求变的冲动,在穿衣戴帽这一类事上,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了,体验和服,与我无缘。然而,在古老的清水寺——准确表述,是在清水坂,二年坂、三年坂那几条古老的坡道上,由日本商人策划、中国游客“出演”的和服秀,却让我大开眼界、大饱眼福。有了这样的新感受,日本一游,也算是“不虚此行”了!

画框,可以从电梯直接上楼,挂这些小尺幅的字画,不需要费太大周折。六尺以上的画框,要从楼道里抬上去,行内人把这叫“抬楼”。

“抬楼”是个苦差活。画框大且镶配有玻璃,两个人有时三个人配合着,在楼道里拐来拐去,一点点转着方向往上抬。这不是扛一袋面,或背一大兜东西上楼,只要有气力,只管往上走那么简单。书画框体积大,份量重,“抬楼”光有劲儿不行,还得有技巧,不能磕碰了书画框表面的油漆,不敢打碎了玻璃。

冬天“抬楼”,都得出一身汗,到了夏天,在憋闷不通气的楼道里,要把书画框抬到30多层的高楼上去,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楼还没上几层,就大汗淋漓,全身的衣服湿得能拧出水来。用文帅的话说,在楼道里转来转去,一层层往上爬,时转把人就给转晕了。到了最后,腿发软打颤,眼看着不停上台阶,就是到不了地方。

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平平安安地“抬楼”上来,这算运气好。几次,文帅他们好不容易把书画框抬到离客户家就剩下一、二层了,翻转画框时,咔嚓一声脆响,玻璃打了。眼看着就到了,竟弄下这事。你说让人沮丧不沮丧,难受不难受?唉,长叹一声,沮丧完,擦一把脸上的汗水,还得把打碎的书画

多了起来。他说:“我走过全国很多城市,咸阳有这么多的文化人,有这么多喜欢读书的人,喜爱字画的人,真是少见。我每天挂字画,出了西家进东家,所有有这这一切,我得再清楚不过了,文明城市,文化城市,咸阳名副其实,名不虚传。能在咸阳认识这么多有文化、有修养的人,真是我的福气呢。”

话题又转到了字画上,他说:“咸阳不是很大的城市,在那条街道上,全是字画装裱、字画销售店面,加上分散在其他街道上的店,这一行的人就更多了。在咸阳有这么喜欢字画的人,还有这么大的规模,确实叫人惊叹。”文帅一回头,盯了一眼窗外鳞次栉比的高楼,转过头来说:“我时常想,文化让人有了灵魂,有了方向,书籍给人力量,字画滋润丰盈了人的精神,有了这些,光鲜的城市就有了灵魂,就有了底蕴和内涵,咸阳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。挂画时,我跟主家也常拉话,能感觉出来,他们关心国家大事,有理想,有思想,日子过得有方向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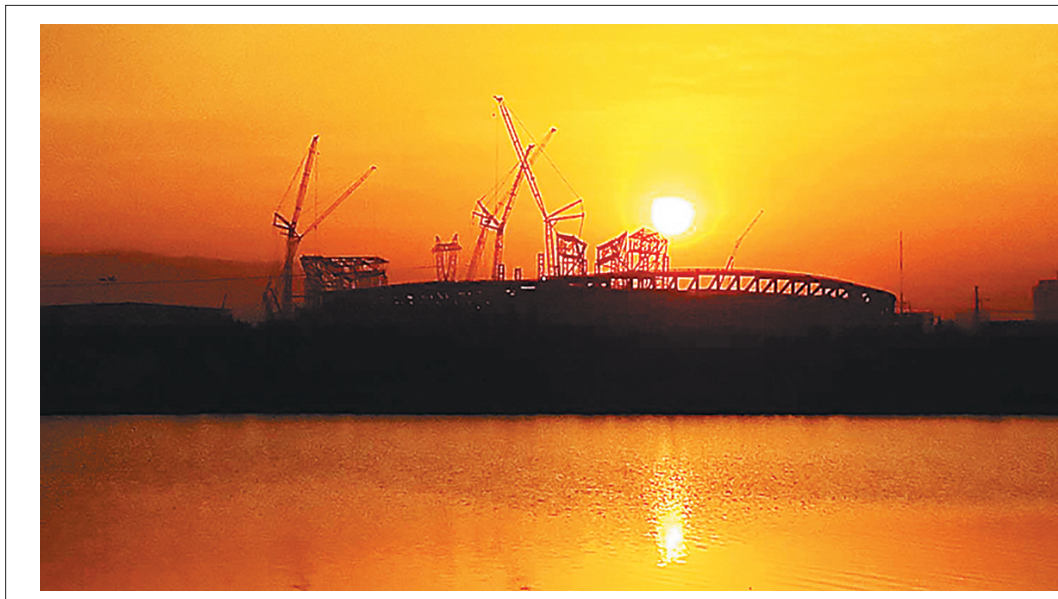
“说得好!‘挂画名人’挂画是专家,这一席话说得实在,概括得好,有高度。这也是‘名人名言’哩!大秦古都,德善咸阳,随便拉出一个人来,都有两把刷子,都不敢小瞧,比如你!”我接了他的话。

“啥名人名言?你是在夸我,我可不过是一个挂画的,把我看到的、想到的随便说了说,让你见笑了!”他不好意思起来,连连摆着手,脸上露出了羞澀的笑容。

寻

□杜航

我们是光明的余晖
前赴后继
从崖边坠落
坠入太阳消失的神国
安抚慌忙的巢中鸟
穿过迷茫的向日葵林
寻找传说里会祈祷的树
它的枝头被最后的阳光亲吻过
可能留下了希望的火
抖亮萤火虫做的灯
借着光四处摸索
黑夜里的呼声不强不弱
穷极一生寻觅信仰



霞光

刘坤 摄